

蘇軾文集

第四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軾文集

第四冊

孔凡禮點校

蘇軾文集卷四十六

啓

謝制科啓二首〔一〕嘉祐六年

右軾啓。今月某日，蒙恩授前件官者。臨軒策士，方搜絕異之材；隨問獻言〔二〕，誤占久虛之等〔三〕。忽從佐縣，擢與評刑。內自顧於無堪，凜不知其所措。恭惟制治之要〔四〕，惟有取人之難。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，故舍其平生，而論其一日；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，故詳於探聽，而畧於臨時。茲二者之相形，顧兩全而未有。一之於考試，而掩之於倉卒〔五〕，所以爲無私也，然而才行之迹，無由而深知；委之於察舉，而要之於久長，所以爲無失也，然而請屬之風〔六〕，或因而滋長。此隋、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，魏、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。惟是賢良茂異之科，兼用考試察舉之法。每中年輒下明詔，使兩制各舉所聞。在家者能孝而恭，在官者能廉而慎。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，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。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，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。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，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。特於萬人之中，求其百全之美。凡與中書之召命，已爲天下之選人。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，以觀其默識之能；無所不問之策，以效其博通之實〔七〕。至於此而不去，則其人之可知〔八〕。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，諫官

得以考其素。一陷清議，輒爲廢人。是以始由察舉，而無請謁公行之私；終用考試，而無倉卒不審之患。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，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。軾才不迫人，少而自信。治經獨傳於家學，爲文不顧於世知。特以饑寒之憂，出求斗升之祿。不謂諸公之過聽，使與羣豪而並遊。始不自量，欲行其志。遂竊俊良之舉，不知才力之微^{〔九〕}。論事迂闊，而不能動人；讀書疎畧，而無以應敵。取之甚愧，得而益慙。此蓋伏遇某官，德爲世之望人，位爲時之顯處。聲稱所被，四方莫不奔趨；議論一加，多士以爲進退。致茲庸末，亦與甄收^{〔一〇〕}。然而志卑處高，德薄寵厚。歷觀前輩，由此爲致君之資；敢以微軀，自今爲許國之始。過此以往，未知所裁。

〔一〕《七集·續集》卷十題作《謝應中制科啓》。

〔二〕《文鑑》卷一百二十二「隨」作「通」。

〔三〕《文鑑》「占」作「中」。

〔四〕「制」，郎本卷二十七、《七集·前集》卷二十六作「至」。

〔五〕《文鑑》「掩」作「奄」。

〔六〕《七集·續集》「屬」作「囑」。

〔七〕郎本「效」作「較」，《七集·續集》作「考」。

〔八〕《文鑑》無「知」字。

〔九〕郎本「才」作「氣」。

〔一〇〕《文鑑》、《七集·續集》「德爲世之望人……亦與甄收」作「以堯舜之道輔吾君，以伊周之業爲己任，恐一夫不獲

自盡，以爲廟堂之憂，思天下所以太平，必用芻蕘之說，亟收末學，以輔大猷」。底本原校：自「德爲」至「甄收」，一闕本作「以堯舜」云云（輔吾作「致吾」，餘同《文鑑》、《七集·續集》）。

又〔一〕

軾以薄材，親承大問。論議羣起，予奪相乘。不意聖恩之曲加，猶獲從吏之殊寵。伏讀告命，重積震惶。嘉其愛君之心，期以克終之譽。辭不獲命，媿無以堪。某生於遠方，性有愚直。幼承父兄之餘訓，教以修己而治人。雖爲朝廷之直臣，常欲挺身而許國。位卑力薄，自許過深；言發譴生，事勢宜爾。追尋策問之微意，實皆安危之大端。自謂不及，則曰志勤道遠；開其不諱，則曰無悼後害。竊以制策之及此，又念科目之謂何。罄其平時之所懷，猶懼不足以仰對。言多迂闊，罪豈容誅。伏以國家取人之科，惟是剛柔適中之士。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，太柔則畏其選懦不勝。將求二者之中，屬之以事；固非一介之賤，所或能當。某之不才，過乃由此。然而訐切憤悱，爲知士之所不許；因循鹵莽，又有國之所樂聞。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，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爲意。此蓋某官羽翼盛時，冠冕多士。思盡芻蕘之議，以明寬厚之風。羈危之所恃，以爲無憂；紛紜之所恃，以爲定論。顧惟無似，尚辱甄收。感恩至深，求報無所。昔者西漢之盛，莫如文、景、孝武之賢；制策所興，世稱晁、董、公孫之對。然而數子者，頌詠德美，而不及其譏刺；故三帝者，好愛文字，而無聞於寬容。豈其時君不可爲之深言，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悅。某才雖不逮，時或見容。非懷爵祿之榮，竊喜幸會之至。

「一」原無「又」字，今補。

謝館職啓

試言無取，錫命過優。進貽朋友之譏，退有簡書之畏。覲顏就列，撫己若驚。國家取士之門至多，而制舉號爲首冠；育才之地非一，而冊府處其最高。觀其所以待之，蓋亦可謂至矣。知寶玉、璠璣難得而易毀，故篋櫝以養其全；知梗楠、豫章積歲而後成，故封殖以待其長。施等天地，恩均父師。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，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。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，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。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，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。然而進有後先，名有隱顯；命有窮達，時有重輕。或已踐廟堂之崇，或已登侍從之列。或反流落於遠郡，或尚滯留於小官。或死生之乖睽，已爲陳迹；或擯斥於罪戾，僅齒平民「一」。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，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。名重則於實難副，論高則與世常疎。故雖絕異之資，猶有不任之懼。軾之內顧，豈不自知。性任己以直前，學師心而無法。自始操筆，知不適時。會宗伯之選掄，疾時文之靡弊。擢居異等，以風四方。不知滿溢之憂，復玷良能之舉。負賢者所難之任，爭四海欲得之求。其爲蠢愚，可爲危慄。是以一參賓幕，輒蹈危機。已嘗名挂於深文，不自意全於今日。而況大明繼照，百度惟新。理財訓兵，有鞭笞狄之志；信賞必罰，有追述祖宗之風。凡人歷試其能，苟敗事必誅無赦。此太平可待之日，豈不肖兼容之時。而乃度越賢豪，曲收微賤。縱不能力辭而就下「二」，亦當知非分以自慙。此蓋伏遇某官，

志在斯民，仁爲己任。欲辦大事，務兼尺寸之長；將求多聞，故引涓埃之助。致此忝冒，有踰等倫。欲報無緣，將何望於頑鄙；遇寵知懼，庶不至於情媮。

〔一〕郎本卷二十七、《七集·前集》卷二十七「齒」作「夷」。

〔三〕郎本「就下」作「不就」。

鳳翔到任謝執政啓嘉祐六年

右軾啓。違去軒屏，忽已改歲。向風瞻戀，何翅饑渴。前月十四日到任，翌日尋已交割訖。軾本凡材，繆承選取。忽從州縣，便與賓佐。捫躬自省，豈不媿幸。伏自到任已來，日夜厲精。雖無過人，庶幾寡過。伏惟昭文相公，素所獎庇，曲加搜揚。既蒙最深之知，遂有自重之意。所任僉署一局，兼掌五曹文書。內有衙司，最爲要事。編木棧竹，東下河渭；飛芻輓粟，西赴邊陲。大河有每歲之防，販務有不蠲之課。破蕩民業，忽如春冰。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，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。救之無術，坐以自慙。惟有署置之必均，姑使服勞而無怨。過此以往，未知所裁。

密州到任謝執政啓〔一〕

蒙恩授前件差遣，已於今月三日赴任訖〔三〕。帶山負海，號爲持節之邦；多病無功，久在散材之目。授非所稱，愧靡自任。矧茲願治之辰，方以求賢爲急。宜得敏銳兼人之器，以副厲精更化之懷。如軾者，天與愚忠，家傳朴學。議論止於汙俗，交遊謂之陳人。出佐郡條，荐更歲籥。雖僅脫網羅之患，然

卒無毫髮之稱。豈伊寵榮，偶及衰鈍。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，師表萬邦。欲隆太平極治之風，故開兼收並採之路。重使一夫之不獲，特捐支郡以見收。荷恩至深，論報何所。謹當鐫磨朽鈍，錘策疲駑。雖無望於功名，庶少逃於罪戾。過此以往，未知所裁。

〔一〕任「原缺，據《七集·前集》卷二十七補。

〔三〕郎本卷二十七、《七集·前集》卷二十七「任作「上」。

徐州謝兩府啓熙寧十年

移守河中，已愧超陞之異；改臨泗上，仍叨藩鎮之雄。既見吏民，周覽風俗。地形襟要，當東南水陸之衝；民食艱難，正春夏旱蝗之際。宜得一時之循吏，以安千里之疲民。如軾者才不逮人，學非適用。早塵策府〔一〕，自知拙直之難安，屢乞守符，意謂苟全之善計。然自往來三郡，首尾七年。足蹈危機，僅脫風波之險；心存吏役，都忘學術之源。既未決於歸耕，敢復求於善地。伏遇某官權衡萬物，高下一心。頑礦悍堅，實費陶鎔之力；散材疏惡，徒施封殖之恩。謹當箠策疲駑，鐫磨朽鈍。上酬天造，次答己知。

〔一〕「早」原作「冒」，今從《七集·前集》卷二十七。

徐州謝鄰郡陳彥升啓

受代膠西，甫達仁庇；分符泗上，復託恩私。祇見吏民，布宣條教。郡有溪山之樂，庭無爭訟之

煩。曾何妄庸，獲此僥倖。此蓋某官紀綱千里，儀表一方。議論信於中朝，予奪公於多士。衰罷無術，既常荷於兼容〔一〕；勉厲自將，或無忝於知遇。感懼之素，敷染難宣。

〔一〕《外集》卷二十五「常」作「嘗」。

徐州謝執政獎諭啓〔一〕

事有服勤，此實守臣之職；功無可錄，遽膺褒詔之榮。聞命惟驚，反身自愧。伏自河失故道，遺患及於東方；徐居下流，受害甲於他郡。比緣衆力，獲保孤城。灑沉澹災，無補洪源之塞；增痺培薄，僅循下策之施。敢圖天聽之卑，乃辱璽書之賜。茲蓋伏遇某官，左右元聖，師保萬民。方以一夫不獲爲己羞，故衆人皆樂以善告。遂緣過聽，致此曲恩。某敢不祇服訓詞，益脩吏職。深自策其駑鈍，庶有補於涓埃。過此以還，罔知所措。

〔一〕《外集》卷二十五無「徐州」二字。文中「師保萬民」之「民」，《外集》無。

登州謝兩府啓元豐八年

右軾啓。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。迂愚之守，沒齒不移。廢逐之餘，歸田已幸。豈謂承宣之寄，忽爲枯朽之榮。眷此東州，下臨北徼。俗習齊魯之厚，迹皆秦漢之陳。賓出日於麗譙，山川炳煥〔一〕；傳夕烽於海嶠，鼓角清閑。顧靜樂之難名，笑妄庸之竊據〔二〕。此蓋伏遇某官，股肱元聖，師保萬民。才全而德不形，任重而道愈遠。謂使功不如使過，而觀過足以知仁。特借齒牙，曲

成羽翼。軾敢不服勤簿領，祇畏簡書。策蹇磨鉛，少答非常之遇；息黥補劓，漸收無用之身^{〔三〕}。過此以還，未知所措。

〔一〕《文鑑》卷一百二十二「煥作『耀』」。

〔二〕《文鑑》「竊」作「濫」。

〔三〕《文鑑》「身」作「材」。

罷登州謝杜宿州啓

桑榆晚景，忽蒙收錄之恩；山海名邦，得竊須臾之樂。自非明哲，少借餘光。內自顧其空疎，必難逃於曠敗。此蓋某官高風肅物^{〔一〕}，雅望應時^{〔二〕}。既愷悌以宜民，亦儒雅而飾吏。每假齒牙之論，曲成羽翼之私。感佩良深，敷述奚既。

〔一〕「此蓋」二字原缺，據《外集》卷二十五補。

〔二〕《外集》「應」作「映」。

除起居舍人謝啓元祐元年一作謝右史啓

比者誤被聖恩，軫及棄物。起於貶所，付以名藩。牧養疲民，曾未施於薄效；躋攀近侍^{〔一〕}，已再被於寵光。祿既多則功不可微，職既崇而責猶爲重^{〔二〕}。顧懇辭之莫獲，念圖報之未能。方以爲憂，敢辱見慶。此蓋某官德惟樂善，志務達人。重緣姻好之私，責以文詞之美。捧讀數四，退增愧慙。屬春

候之向和，宜福祿之益固。未遂披奉，但切傾懷。

〔一〕《外集》卷二十五「躋攀」作「跡扳」。

〔二〕爲原作「當」，今從《外集》。

謝中書舍人啓

右軾啓。蒙恩授前件官者。起於貶所，未及暮年；擢置周行，遽參法從。省躬無有，被寵若驚。竊惟人材進退之間，實爲風俗隆替之漸。必欲致治，在於積賢〔一〕。雖一薛居州，齊言不能移楚；而用范武子，晉盜可使奔秦。崔琰進而廉儉成風，楊綰用而淫侈改度。誠國是之先定，雖民散而可收。拔茅茹者以彙而征，傳馬棧者必先其直〔二〕。用舍既見，好惡自明。人知所趨，勢有必至。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，力追前代之隆。雖改定法令，足以便事，而未足以安民；寬弛賦役，足以安民，而未足以成俗。是以登進耆老，搜求雋良。將使士知向方，民亦有耻。如軾者山林下士，軒冕棄材。少而學文，本聲律雕蟲之技；出而從仕，有狂狷嬰鱗之愚。溝中不顧於青黃〔三〕，爨下無心於宮徵。誤蒙收拾，已出優恩。荐履禁嚴，殊非素望。此蓋伏遇某官，德配前哲，望隆本朝。名重圭璋，上助廟堂之用；言爲著蔡，下同卿士之謀。餘論所加，虛名增重。知丹心之尚在，憐白首之無歸。特借寵光，以寬衰病。任隆才下，恩重報輕。直道而行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；充位而已，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。早夜以思，進退惟谷。恐懼戰越，不知所裁。

〔一〕《文鑑》卷一百二十二「積」作「得」。

〔二〕「傳」原作「附」，今從郎本卷二十七。

〔三〕《文鑑》「願」作「顧」。

除翰林學士謝啓〔一〕元祐元年

叨奉寵恩，擢居禁近。任逾器表，憂與愧并。內自顧於衰遲，宜退安於冗散。豈期晚節，復與英遊。此蓋伏遇某官，德配先民，望隆多士。至誠樂與，共推人物之評；雅量兼容，曲借齒牙之末。致茲朽鈍，亦踐高華。方脩問之未皇，遽移書之見及。其爲感佩，難盡敷陳。

〔一〕郎本卷二十七、《七集·前集》卷二十七作「謝翰林學士啓」。

杭州謝執政啓元祐四年

右軾啓。小器易盈，宜處不爭之地；大恩難報，終爲有愧之人。到郡浹旬，汗顏數四。湖山如舊，魚鳥亦怪其衰殘；爭訟稍稀，吏民習知其遲鈍。雖尚嬰於寵劇，庶漸卽於安閒。顧此蠢愚，亦蒙微倖。此蓋伏遇某官，輔世以德，事君以仁。嘉善而矜不能，與人不求其備。故令狂直，得保始終。指步武於夷途，收桑榆之暮景〔二〕。軾敢不欽承令德，推本上心。政拙催科，自占陽城之考；姦容獄市，敢師齊相之言。庶寡悔尤，少償知遇。

〔二〕「桑」原作「暮」，據郎本卷二十八、《七集·前集》卷二十八改。

潁州到任謝執政啓元祐六年

人參兩禁，每玷北扉之榮；出典二邦，輒爲西湖之長。皆緣天幸，豈復人謀。惟汝水之名邦，乃裕陵之故國。人醇事簡，地沃泉甘。豈惟暫養於不才，抑亦此生之可老。恭惟某官，嘉猷經世，茂德範時。元老廟堂，自有權衡之信；餘生江海，得同品物之安。感佩之私，筆舌難既。

揚州到任謝執政啓元祐七年

擇地而安，本非臣子之達節；有求必獲，足見廟堂之兼容。釋汝、潁之清閒，當江、淮之衝要。舊游所樂，習俗相諳。已見吏民，具述朝廷之意；不爲條教，自然獄市之清。此蓋伏遇某官，師保斯民，著龜當代。折衝禦侮，已獲萬人之英；補隙輔疎，更收一木之用。軾敢不益求民瘼，勉盡鄙才。但未歸田之須臾，猶思報國之萬一。

定州到任謝執政啓元祐八年

燕南趙北，昔稱謀帥之難；尺短寸長，今以乏人而授。幸此四夷之守，忘其一障之乘。坐食何功，捫心知愧。伏念軾愚忠自信，朴學無華。孔融意廣才疎，訖無成效；嵇康性偏傷物，頻致怨憎。叨逢聖世之休明，未分昔人之憂患。故求散地，以養衰年。終成命之莫回，悼此心之未亮。伏惟某官，躬行周孔，力致唐虞。燮和天人，方遂萬物之性；虛受海宇，固容一介之微。眷此餘生，實無他望。老如安

國，既倦北平之遷，意比方回，終有會稽之請。歸依之至，筆舌奚周〔一〕。

〔一〕《七集·後集》卷十四「奚作難」。

謝秋賦試官啓〔一〕

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，本以御民；君子在田野之間，亦學爲政。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，通《春秋》者長於治人。蓋三代之所常行，於六經可以備見。事爲之制，曲爲之防。使學者皆能明其心，則天下可以運諸掌。降及近世，析爲二塗。凡王政皆出於刑書，故儒術不通於吏事。惟其所以治民者，固不本於學；而其所以爲學者，亦無施於民。遊庠校者忘朝廷〔二〕，讀法律者捐詩賦。場屋後進，挾聲技以相夸〔三〕；王公大人，顧雕蟲而自笑。舊學無用，古風遂忘。終始之意，曾不相沿；貴賤之間，亦因遂闕。下之士有學古之意，而無學古之功；上之人有用儒之名，而無用儒之實。顧茲嬗弊，常竊憫嗟。苟非當世之大賢，孰拯先王之墜典？伏惟某官，才出閭世，志存生民。曩在布衣，能通天下之務；旋居要職，又爲儒者之宗〔四〕。明習政事，而皆有本原；守持經術，而不爲迂闊。世之系望，上所深知。輟自朝聯，付之文柄。命題甚易，而不肖者無所兼容；用法至寬，而犯令者未嘗苟免。觀其發問於策，足以盡人之材。講求先聖之心〔五〕，考其詩義；深悲古學之廢，訊以曆書。條任子之便宜，訪成均之故事。不泥於古，不牽於今。非有苛碎難知之文，將觀磊落不羈之士。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，知聲律不足以入官。失之者固因而自新，得之者不至於捐舊。疇昔所欲〔六〕，於今遂忘。軾才無他長，學以自守。

爲文病拙，不能當世俗之心；奏籍有名，大懼辱賢材之舉〔七〕。翻然如昇之羽翼，追逸翮以並遊；沛然如假之舟航，臨長川而獲濟。偶緣大庇，粗遂一名。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，碌碌於塵埃筆楚之地。雖識恩之所自，顧力報之末由。感懼之懷，不知所措〔八〕。

〔一〕《七集·續集》卷十「謝」前有「及第後」三字。

〔二〕《七集·續集》「校」作「序」。

〔三〕《七集·續集》「技」作「律」；原校：一作「技」。

〔四〕《七集·續集》「宗」作「師」；原校：一作「宗」。

〔五〕《七集·前集》卷二十六「講求」作「欲聞」。

〔六〕《七集·前集》此句作「平昔所歎」。

〔七〕《七集·前集》「材」作「人」。

〔八〕《七集·續集》此句作「言不能盡」；原校：一作「不知所措」。

謝監司薦舉啓

猥以庸虛，過蒙知遇。既免尤譴，復加薦論。自省孤危，加之衰病。生而賦朴野之性，愚不識禍福之機。但知任己以直前，不復周防而慮後。動觸時忌，言爲身災。擠而去之，則爲有功；引而進之，亦或招悔。自非不以利祿爲意，而以仁厚爲心。顧茲鈍頑，誰肯收錄。伏惟某官，時望至重，主知已深。方將長育於羣材，專務掩覆於小過。憐其謀身之甚拙，進絕望而退無歸；知其爲政之雖迂，歲有餘而

日不足。特矯世俗，借之齒牙。軾敢不祇畏簡書，益自修飭。豈云報德，苟不辱知。過此以還，未知所措。

謝監司啓二首

近審下車，輒嘗進記。徒欲聞名於將命，未皇盡意以占詞。不圖謙光，遽錫褒寵。感銘既切，愧惕并深。恭惟某官，以舊德之賢，當聖朝之選。恩足以濟法，義足以理財。先聲所臨，公議同慶。凡繫屬部，實有賴於庇庥；惟是孤蹤，更曲蒙於優借。此爲過幸，豈復勝言。

又

伏念傾蓋若故，雖自慰於宿心；盡言非書，固未紓於誠意〔一〕。卽膺寵復，實佩謙光。退屬紛繁，遂疎上記。遽叨榮問，徒益厚顏。恭惟某官造道惟深，養氣以直。理財不愆於義，行法不失其恩。竊聆下風，倍仰厚德。不圖幸會，遽隸屬封。吏畏民懷，既仰安於明哲；心勞政拙，庶粗免於譴訶。喜抃至深，敷陳莫罄。煩猷尚熾，參對未期。伏冀精頤，別卽迅召。

〔一〕「固」原作「故」，今從《外集》卷二十五改。

謝本路監司啓〔一〕

多病早衰，屢有江湖之請；誤恩過聽，遂分疆場之憂。才無取於折衝，愧已深於卧鎮。敢緣厚德，

尚許兼容。伏惟某官，名重搢紳，望隆中外。承宣帝澤，民忘流殍之災；肅振臺風，吏若親臨之畏。顧惟朽鈍，得奉教條。但交欣悚之懷，莫罄瞻依之頌。

〔一〕《七集·續集》卷十作《答漕使啓》。底本原校：一作「答漕使啓」。

謝監司禮啓〔一〕

燕南趙北，昔爲百戰之場；地利人和，今乃四夷之守。觀累朝之命帥，皆一代之名臣。豈謂寵榮，曲加疲陋。顧吏民之易治，幸衰拙之少安。此蓋伏遇某官，碩德庇民，宏才緯世。餘膏所燭，常分無盡之光；蒙霧而行，坐獲不知之潤。眷言朽鈍，未遂顛隤。勉加策勵之勤，少答吹揚之賜。

〔一〕《七集·後集》卷十四作《謝諸郡啓》，《七集·續集》卷十作《上監司謝禮上啓》。

謝交代趙祠部啓

近審新命，屈領此邦。名實所加，吏民交慶。夫何驚蹇之步，偶茲糠粃之先。雖甚內慙，實爲大幸。恭惟某官，清名肅物，雅望在人。以博學而濟雄文，以高才而行直道。久試蕭生於馮翊，猶煩長孺於淮陽。眷此東原，幾爲大澤。尚呻吟之未復，豈罷陋之所堪。望公之來，以日爲歲。祝頌之素，寫述難周。